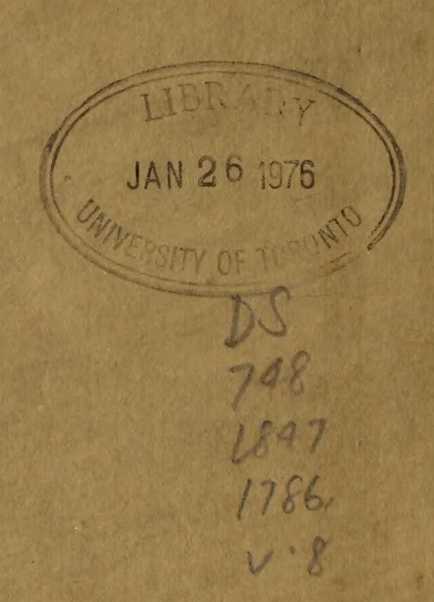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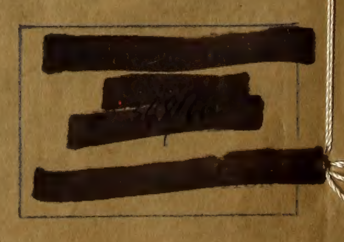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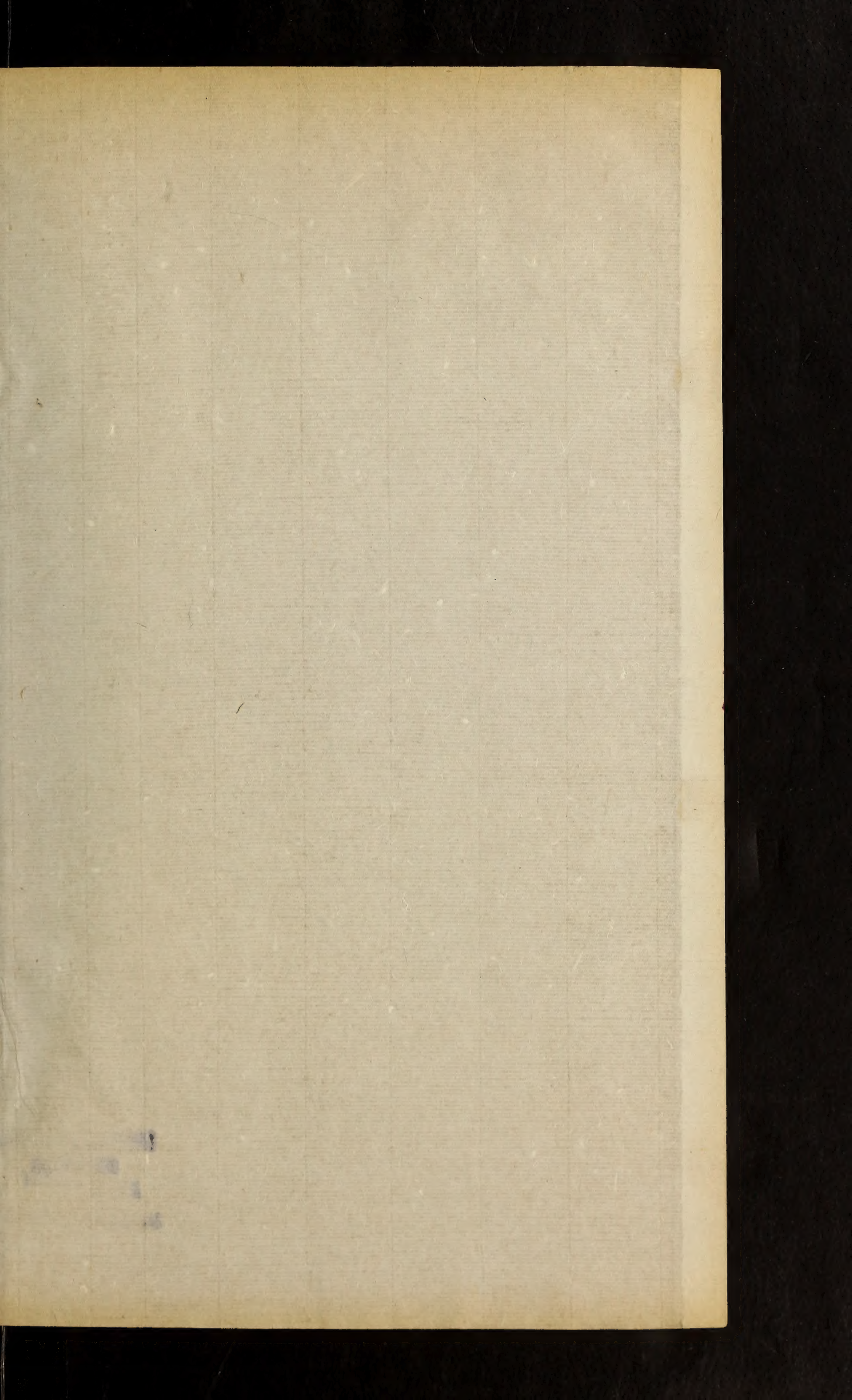

LIBRARY
JAN 26 1976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大事記解題卷四

宋東萊呂祖謙伯恭撰

周顯王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解題曰按張儀傳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蓋張儀之請也秦紀書四月戊午魏君稱王按周紀齊楚世家是歲皆書秦惠王稱王蓋秦紀本書君稱王如韓世家十一年君號爲王之比今本衍一魏字耳惠王之未稱王也天子猶致文武胙自稱王之後訖於周

亡史不復書蓋旣稱王則不復事周矣

趙加肥義秩

解題曰武靈王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

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

周顯王四十五年秦惠王後元年

解題曰本紀書更爲元年蓋如竹書紀年魏惠王復

改元也

齊聚學士於稷下

解題曰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衍之徒士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史記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齊有稷門齊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其下齊地記云齊地西門側系水左有講堂趾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蓋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自稷山立館其下以待遊士又春秋傳曰莒子如齊盟于稷門學士盛且數百千人是時諸子並起秦漢以後所謂六家九流特其畧耳孟子荀卿傳曰騶衍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其語閎大不經王公大夫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是以騶子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

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子軻困于齊梁同乎哉淳于髡齊人博聞强記學無所主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之術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文其難施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于世主豈可勝道哉莊子天下篇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于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司馬子長與莊生之所談皆當深味也

秦張儀伐魏取陝塞

解題曰本紀去年書取陝按張儀傳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當從年表書於今年史記正義曰上郡今鄜綏等州

周顯王四十六年齧桑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即左傳采桑服虔云翟地也

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後亦稱王

解題曰按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大恐召張登說因嬰而止高氏以五王爲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五王爲秦韓燕宋中山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之王已久秦之王出於張儀宋與中山俱爲小國使宋是時稱王則齊何爲獨怒中山況偃之稱王又在慎靚王之三年乎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

韓燕趙中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雖稱君世家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於韓則是時已稱王矣七國唯楚僭王遠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

楚柱國昭陽伐魏

解題曰陳軫見昭陽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攻

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今又移兵而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不勝身死爵奪昭陽乃引兵而去史記是年書齊宣王卒通鑑移於取燕之年孟子載伐燕取燕甚詳蓋通鑑所據也

周顯王四十七年秦張儀免相相魏

解題曰按公孫衍傳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

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令韓以與魏南陽爲公孫衍之功
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
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然則
魏王不聽張儀之說者公孫衍間之也衍傳又稱衍
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慙無以歸報留
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說其嗣君久之始去魏復相秦
耳按戰國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者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

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于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卒守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齊王敬諾果以兵合于三晉秦之伐魏多矣陳軫之說齊不知在何年以其說明切故附見於此陳軫與張儀相惡去秦事楚懷王而懷王合六國伐秦距秦伐魏取曲沃平州纔四歲耳軫之爲魏說齊或在此時亦未可知也

匽鼠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蓋在河北

周顯王四十八年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

解題曰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史記以田嬰爲齊威王少子宣王庶弟索隱田嬰蓋諸田之別子也戰國策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爲太子時辨謂靖郭君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齊王弟明也列傳載其子文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所謂三王者威

宣湣也然則嬰之卒文之代立招致賓客皆在湣王之時史記正義曰薛在徐州滕國縣界

韓公仲公叔用事

解題曰韓宣惠王雖兩用公仲公叔以戰國策考之公仲實專政叔間亦用事終不若仲之權寵也

周慎靚王定元年衛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解題曰降侯而稱君也濮陽即左傳所謂帝丘衛成公自楚丘徙都之史記正義曰濮陽在濮州西濮縣也

秦惠王游北河

解題曰巡北邊也徐廣曰戎地在河上秦始皇使蒙恬斥逐匈奴拓地至北河方惠王時固未盡屬秦也

正義曰王游觀北河至靈夏州之黃河也音義曰河千里一曲此在龍門河上蓋在夏州北

周慎靚王二年秦伐韓取鄢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今許州鄢陵縣西北有鄢陵故城是

楚城廣陵

解題曰廣陵在秦屬九江郡漢吳王濞所都也景帝滅吳以爲江都國武帝曰廣陵國東漢爲廣陵郡東晉時以郄鑒都督青兖二州諸軍事鎮此宋置廣陵至文帝兼置南兖州齊梁因之梁末地入北齊改曰東廣州析廣陵江陽爲二郡北齊末地歸於陳復曰南兖州尋爲後周所取改爲吳州隋開皇中改爲揚州始以廣陵爲治所罷廣陵江陽二郡大業初置江都郡唐武德三年曰南兖州七年曰邗州九年曰揚

州貞觀十八年復置江楊郡與江都分治天寶元年并為廣陵郡領淮南節度今為揚州

魏惠王會諸侯于臼里將復尊天子不克

解題曰按韓非子魏惠王為臼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因謂鄭君曰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國不聽魏焉能與小國立之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但止言魏王而不言惠王以臼里為九里以彭喜為房喜以鄭君為韓王耳韓之號鄭猶魏之號梁皆指其所都也所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或

者猶告孟子勸諸侯行王道何哉曰星之盟不知何

年今附於魏惠王薨之前

魏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曰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

解題曰穎濱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也然

不深厚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

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

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必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

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有蓋世之畧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人益熾故既一復散裂於五都離為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邊徼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鉏僭偽而

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二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厲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充溢有死於癘疫而無死於兵亂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周慎靚王三年蘇秦約楚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楚懷王爲從約長攻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皆敗走

解題曰按楚年表是歲書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正義曰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今桃林南有洪溜澗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餘跡道形如函山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水經注河水又東石合門水門水卽湥沮枝流也水之左右自函谷山門水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城卽故函谷關校尉舊治處今屬陝州靈寶縣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以此考之蘇秦始者合從雖未幾解散至是復再申前約而攻秦也秦紀書韓趙燕齊帥匈奴攻秦匈奴之名始見於此合六國之衆又益以匈奴出師可

謂盛矣賈生曰諸侯嘗以十部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蓋謂此也是後六國雖屢大舉此戰蓋其始焉以懷王之昏弱而爲盟主蘇秦之反覆而約諸侯張儀又在魏陰爲秦用安能有濟乎戰國策云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曰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和聽秦也昭子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和爲楚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民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

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此六國旣敗求和于秦之事也

義渠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

解題曰是時義渠已復國按戰國策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曰謹聞令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

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人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衍與義渠君語其相魏之後歟

秦伐魏

解題曰按張儀傳儀復說魏王不聽于是張儀陰合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

周慎靚王四年齊敗魏趙于觀津

解題曰按楚世家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蓋去年楚懷王帥諸侯伐秦不利齊獨居後爲殿諸侯固已服之今年又有觀津之勝于是遂爲諸侯長矣所以秦挾脩魚大捷之威與之爭長也

韓與趙魏伐秦秦使庶長樗里疾與戰脩魚虜韓將申差敗趙公子渴斬首八萬二千

解題曰三晉同攻秦而韓世家張儀傳戰國策獨言秦敗韓申差斬首八萬秦年表雖書與韓趙戰而亦

不及魏焉豈非韓師獨大敗趙敗而不甚魏雖同約而未嘗同戰耶秦紀書此戰爲詳而載於去年與六國伐秦并爲一事按張儀傳齊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事秦年表觀津脩魚之戰皆在今年爲得其實樗里疾惠王之弟也樗里其所居也

齊大夫殺蘇秦

解題曰張儀說魏王背從約之辭曰親昆弟同父母

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不可成

亦明矣則秦之死蓋在今年也

魏因張儀請成于秦秦復以張儀爲相

解題曰張儀罷魏六年而襄王始聽其說則秦之服

魏其用力亦勞矣

周愼靚王五年苴蜀相攻皆告急於秦秦使張儀司馬

錯率師取蜀貶蜀王爲侯使陳莊相之

解題曰苴者蜀之別也譙周曰苴今之巴郡也按索

隱張儀伐蜀蜀王開戰不勝爲儀所滅然則儀雖異議終與錯同伐蜀也蜀王本治廣都秦旣平蜀張儀移于少城築成都以象咸陽爲蜀郡治後世皆因之

史記正義曰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其好巴與蜀爲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于秦秦遣張儀伐蜀滅之因滅巴括地志云苴侯郡葭萌今利州益昌縣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

秦伐趙取中都西陽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中都在汾州平遙縣西卽西都

也西陽即中陽也在汾州隰城縣南

齊以孟軻爲卿

解題曰史失其年孟子自謂久于齊非我志又載在齊葬於魯反於齊則喪母之時方爲齊卿也樂正子曰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至于燕人畔齊之後乃致爲臣而歸是時蓋免喪久矣然則居齊歲月雖不可考必涉數年也今附載於燕噲讓國之前

蘇代與燕相子之爲姻代說燕王噲以國讓子之王從

之

解題曰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滅然之噲亦安知所謂堯舜者哉子之之徒借是名以簒國子噲特爲說客所愚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噲於是乎以燕讓之及子之旣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薦益而以啓人爲吏已而啓攻益奪其國噲于是乎收印自三百石吏以十一而效之以石計祿始見於此其愚至

此尙何論乎後世因以遂有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之論是論肆行則利欲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泯泯棼棼人紀滅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惑者其唯知實理乎

周愼靚王六年王崩太子延立是爲赧王

解題曰索隱曰皇甫謐云名誕謚法無赧正以微弱竊鈇逃責赧然慙愧故號曰赧耳

徙都西周

解題曰赧王雖徙都西周特主其祭耳土地人民政事皆西周武公專之赧王無預焉西周武公乃惠公之長子宋忠謂王赧謚曰西周武公非也按楚世家楚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攻之名爲殺君則武公爲赧王之臣明矣豈可合爲一人乎

周赧王元年秦侵義渠取二十五城

解題曰報李帛之役也

秦樗里疾伐魏取焦及曲沃又大破韓師及魏公孫衍於岸門韓太子倉入質于秦以和

解題曰張儀歸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故秦伐魏初韓旣敗于濁澤（即脩魚之戰）公仲謂韓王曰不如因張儀為禍於秦與之伐楚韓王將使公仲西講于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軫曰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韓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是因秦

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乃興師言救韓發信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韓王大說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强秦之敵必爲天下笑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怒興師與韓氏戰于岸門楚救不至韓師大敗魏年表又書秦人走犀首岸門意者其救韓歟按後漢地理志潁川郡潁陰有岸門徐廣曰岸門卽岸亭史記正義云焦城在陝州城內東北西焦水爲各按武王

克商封神農之後于
焦其後又封姬姓

燕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同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太子又不克而死齊章子伐燕取之醢子之殺王噲

解題曰汲家紀年云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按戰國策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趙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

自以得交于齊遂與秦戰趙楚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然則齊之取燕雖因之噲之亂亦由諸侯連兵不解無與競者也秦伐韓楚趙救韓史記皆不書意者卽岍門之戰歟

燕人逐齊師趙召公子職于韓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不克

解題曰通鑑書燕人叛齊燕之于齊非叛也遂人殺齊氏春秋書曰齊人殲于遂不謂之叛也孟子非作

史其曰燕人畔特因用齊人之語耳按戰國策齊破
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按樂毅傳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邱之亂乃去趙適魏是樂毅嘗事趙也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
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齊趙必
無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
之天下憎之必皆爭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
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
趙請伐齊而存燕齊宣王問孟子諸侯多謀伐寡人

者何以待之卽謂此也外則諸侯謀之內則燕人攻之此所以不能有其國歟是時昭王未立燕國無主故趙納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立蓋趙納之而燕人不受也

秦封公子通于蜀

解題曰按華陽國志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莊爲相則公子通代故蜀王爲侯也

周赧王二年孟軻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

田法不果行

解題曰以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三篇首章考之孟子先適梁次適齊次適宋 陳臻曰前日於齊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則適宋在去齊之後明矣 次適滕其在宋也雖未嘗與王偃語如戴不勝戴盈之之徒其意亦拳拳矣然皆志懦力弱不足以有為 二戴皆宋之舊族觀孟子所載兩章皆有善意而力不足者宜其不能進賢以大正其君也彼萬章見王偃志意開張不悟其為亡國之漸方且謂之行王政其質不亦凡乎荀子曰唐鞅戴子欲權而逐載子注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

者是則王偃脫節無道益甚專任小人雖二戴輩亦不能容也獨滕文公尊禮甚篤觀孟子答畢戰井地之問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則旣命戰推行之矣遠方之人願受一廛而爲氓者踵至則推行旣有效矣不幸文公信道不篤溺于許行之說脅于齊楚之威不能終其業豈非過宋之疑終未能泮然與孟子去齊旣知道之不行矣其於滕也特欲見古道之可行而已故勉文公之言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用意止如是

飼不得申豈非天哉年月不可考今載于去齊之次

年

秦惠王會魏襄王于臨晉立魏公子政爲太子

解題曰按張儀傳秦取曲沃之明年魏復事秦蓋既和而爲會也制人之父子而立其所厚秦之無道甚矣襄王之子昭王史失其名意者即政歟

秦庶長樗里疾伐趙虜趙將莊豹拔藺

解題曰莊豹世家作趙莊蘇代曰龍賈之戰顯王三十六年

岸門之戰赧王元年封陵之戰赧王十一年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此所謂趙莊之戰也史記正義云藺屬西河郡

齊田嬰卒子文立實孟嘗君招諸侯游士及亡人有罪者爲食客爲數千人是後魏公子無忌趙公子勝楚黃歇皆效之

解題曰自周衰王制頹廢四民無常居而游士姦俠散於天下此四公子之客所以盛也彼四公子者皆

身爲輔相不爲其君甄别賢不肖使上下各得其所乃植私黨以相夸其流弊數百年至魏其武安之後始稍衰止可勝歎哉按列傳田嬰卒於湣王之世今附見於湣王元年

楚屈原作離騷

解題曰離騷者變風變雅之又變者也雖發于忠憤其辭跌宕蓋多失其正矣詩止于陳靈其有以哉按屈原傳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楚懷王左徒入則與王

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上官大夫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本傳載此事於張儀說楚絕齊之前今從之

秦使張儀說楚絕齊親秦許賂以商於地儀歸背楚賂

楚使屈匄帥師伐秦

解題曰按楚世家秦惠王患齊楚從親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南說楚王絕齊楚王大說置相璽於張儀故本紀年表皆書張儀相楚

周赧王三年秦魏章樗里疾甘茂大破楚師于丹陽虜其將屈匄及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斬首八萬取漢中地六百里漢中郡

解題曰本紀年表皆書庶長章敗楚屈匃樗里疾傳云助魏章攻楚敗楚屈丐取漢中地甘茂傳云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惠王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是疾與茂爲魏章之副也丹陽按後漢志南郡枝江有丹陽聚史記正義云歸州秭歸縣東方丹陽城楚子熊繹之始封也張儀傳又云秦齊共攻楚殺屈匃取丹陽漢中之地蓋齊怨楚而助秦耳李斯尙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又或謂魏冉曰楚包

九夷又方千里索隱曰九夷卽屬楚之夷也以此考之九夷之地略可見方孔子在陳蔡相去蓋不遠也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

楚懷王悉兵襲秦秦大敗之於藍田韓魏襲楚至鄧

解題曰史記正義云藍田在雍州東南從藍田關入藍田縣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

楚景翠圍韓雍氏韓宣惠王薨子倉立是爲襄王秦庶長樗里疾帥師救韓敗楚齊宋圍魏煑棗秦樗里疾與

魏伐齊虜其將聲子於濮遂伐燕

解題曰雍氏在赧王時楚嘗兩聞圍焉按漢志在潁川陽翟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十三年書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即宣惠王）秦助韓共敗楚屈匄（韓年表書秦助我攻楚圍景痤楚將之名與紀年不同）又云齊宋圍煑棗（史記正義云兗州信都縣東北有煑棗田敬仲世家今年書楚圍雍氏秦敗屈匄蘇代謂田軫曰客有言白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煑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以此考之煑棗蓋魏地也又曰韓馮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郄齊宋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其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此齊宋圍煑棗秦樗里疾既救韓敗楚遂與

魏伐齊之證也韓馮卽公仲侈也公仲雖相秦張儀雖相秦實陰爲魏用戰國之士賣國而外交大抵若此

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此是前圍雍氏之事也至於後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世家合而爲一誤矣本紀書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不載敗楚楚表書秦助韓攻楚不載與魏伐齊以田敬仲世家考之合紀表所書始爲備耳燕與齊鄰秦魏既勝齊乘燕之無君而伐之也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解題曰燕亂首尾三年無君而昭王始立

秦惠王魏襄王會于蒲坂

解題曰按水經注竹書紀年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于蒲坂關今河中府河東縣

周赧王四年燕昭王怨齊禮郭隗以賢招者

解題曰按戰國策說苑燕昭王見郭隗曰敢問以國報讎曰奈何郭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

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隷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今載于昭王改元之年

秦伐楚取召陵

解題曰史記正義云召陵故城在豫州偃城縣東西十五里

魏伐衛拔二城

解題曰魏年表書圍衛拔世家魏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

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殖子離而寶器不出者其必以爲攻衞辟衞不以王爲主故寶器出出必不入于王也臣竊料之先王辟衞者必受衞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言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所謂如耳以詐見重者也

蜀相壯殺蜀侯降秦秦以王子煇爲蜀侯

解題曰壯即陳莊也所殺者公子通也意者通叛秦故莊殺之以降與壯明年爲甘茂所誅茂傳書蜀侯

煇相壯則通既死煇卽代之也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煇爲蜀侯

楚因張儀因而赦之儀遂說楚韓齊趙燕連橫事秦秦惠王薨子武王立六國連橫之約皆解

解題曰張儀至楚嬖臣靳尚使懷王幸姬說王救之

國策云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靳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福也反以殺身事

變之來亦安可逆隨哉此可爲小人之戒楚王既赦張儀儀遂說楚王與秦和親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于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卒許張儀與秦儀遂之韓說韓王事秦韓王聽儀計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西說趙北說燕皆聽六國連橫魏先聽儀說事秦故楚赦儀之後所說止五國其說諸國之辭皆曰事秦獨楚日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以楚最强故耳儀歸報未至惠王薨其約

亦解然則儀秦之從橫皆不能入也張儀說辭亦多後世辨方所增飾如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之類皆非當時之實也

周赧王五年客卿謂秦武王曰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則從臣不事大臣矣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事近臣矣

解題曰此秦武王逐張儀前政事也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所謂大臣者張儀甘茂也所謂從臣者公孫郝也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

郝然則當時所指爲從臣者愛習而侍從者也文武成康之際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列之于六官之屬焉嘗有中外之間哉秦乃府其愛習爲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相抗古無是也遇昏弱之主則大臣從臣表裏綢結合爲欺罔遇英武之主如秦武之流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雖自以爲得駕馭之術不知體統舛雜中外睽隔致亂之道也

秦蜀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誅壯

解題曰按甘茂傳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本紀云誅蜀相壯煇雖侯蜀壯實掌其柄故壯反而煇不誅也

秦出張儀魏章於魏

解題曰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請之魏秦王乃具革車三十乘入魏

按戰國策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孫顯于韓起樗里子於

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相臧謂楚王曰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郝卽顯也後稱公孫顯然則顯郝顯本一人記其名者不同也然則儀之逐其公孫衍之力與魏章亦魏人惠王時數將兵蓋儀之黨也

趙立吳娃爲后生子何

解題曰此武靈王見弑之兆也武靈王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

牀吳廣聞之內其女娃是爲惠后甚有寵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終至于廢長而立少取沙邱之禍方時武靈王志吞天下而精神荒越形於寤寐卒踐妖夢以殞其身然英武之君其可以冶情性爲不急哉

秦伐義渠丹犂

解題曰丹犂西域之别也

周赧王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爲右丞相甘茂爲左丞相

解題曰丞相之名始于此疾茂並相雖出於公孫衍之力然當世辨士不過此數人迭盛迭衰亦理勢之常也衍特隨時上下仆其已顛迎其將至以為已利耳

魏張儀卒

解題曰按魏世家張儀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蘇代北見梁王告之曰張儀相必右秦而左

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莫若太子自相梁王從之十年張儀死儀本傳稱相魏一歲卒非也潁濱蘇氏曰戰國之爲從横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亂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

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金帛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臣中飲儀謂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趙築野臺

解題曰按趙世家王出九門徐廣曰爲野臺以望齊

中山之境

周赧王七年秦樗里疾免相相韓

解題曰疾相韓未幾復歸秦按甘茂傳秦武王使甘茂伐宜陽茂曰臣羈旅之臣曰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時疾已歸秦矣

秦武王魏襄王會于應

解題曰徐廣曰在潁川大城

周赧王八年正月趙武靈王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

下五日而畢

解題曰武靈王可謂有天下之志矣肥義老臣也當是時趙國之先務無若廢子匹嫡之急曾不聞有所正焉五日之議果言何事乎若區區于南攻北伐之間舍其本而未是圖亦不足以稱當軸處中之任矣

楚景翠救韓

解題曰按戰國策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

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而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周本紀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

秦拔宜陽斬首六萬又取武遂城之韓使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年

解題曰宜陽在秦屬三川郡（三川伊雒河也）在漢屬弘農郡在今河南府福昌縣縣城東南北三面峭絕天險黽池二殽皆在境內（景帝中二年始分黽池爲縣乃今河南府永寧縣）蓋控扼之地也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秦志在宜陽久矣故張儀每以入三川挾天子按圖籍爲說也）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

魏謂向壽曰子歸言之于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我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武王所親幸也故茂以誘之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韓運上黨南陽之芻也故之宜陽以待敵名曰縣其實郡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王與之盟甘茂攻宜陽三鼓而卒不下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

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宜陽拔按楚世家昭睢曰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史記正義曰武遂韓邑也近平陽以故尤畏秦此公仲傷之所以請平也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鮑氏曰顯得九鼎其功太秦必

棄茂用顯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楊達之策雖不行然當是時天下猶惡攻周可見王澤之深也不如是豈能以數小邑立於强大之間乎

秦逐公孫衍其後爲魏所殺

解題曰按戰國策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

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何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茂雖爲衍所引權利相傾固不足怪者衍既去秦其事不復見韓非子載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然則衍去秦之後終爲魏所殺也衍與儀秦乃說士之倡故皆詳其終始焉宜陽未下甘茂猶懼衍之譖則逐衍必在取宜陽之後昭王之初茂雖尚爲相然是時昭王幼弱未能親羣臣茂之陷衍亦必在武王之世也

八月秦武王舉鼎絕臏而薨無子異母弟稷立實昭王

解題曰按甘茂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蓋踐通三川以窺周室之言也昭王之立本紀云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趙世家云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穰侯傳云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昭王然則趙燕爲之外主魏冉爲之內主也年表作昭王本紀作昭襄王

秦立芈八子爲太后聽政

解題曰芈楚姓也八子婦官也漢外戚傳漢興因秦之稱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也八子視千石比中更秦惠王正后是爲惠文后寔生武王徐廣以爲楚女今宣太后亦楚同姓其惠文后之妾媵與按穰侯傳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事後世婦人預政始於此

以魏冉爲將軍衛咸陽

解題曰魏冉宣太后之異父弟也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昭王之爲王宣太后之爲后皆其力也冉握

兵柄居中顓政若漢大將軍之比甘茂之徒雖爲丞相然大權不在爲後世外戚預政始於此

趙初胡服

解題曰武靈王旣胡服公子成稱疾不朝王自請之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史記正義曰林胡樓煩卽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七國時趙邊邑也秦隔河也晉洺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西境也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

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公子成聽命乃自胡服

戰國策武靈王賜周袑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此所謂胡服也師古云師比胡帶之鉤也

按戰國策武靈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諫曰國有固籍變籍則亂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恐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然則武靈王胡服騎射蓋始教一邑然後徧行之于境內以牛贊之言考之則公私騷動可

知矣變古之難如此況復古乎按水經注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貉服邯鄲者即武靈王胡服之事也特年與史記不同

周赧王九年秦歸武遂于韓

解題曰按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韓氏委國于甘茂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取其地而還其民既而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

楚與齊韓合從

解題曰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穎賓蘇氏曰蘇秦爲諸侯弱秦而張儀爲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于韓甘茂黨于魏向壽黨于楚皆借秦之强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

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楚王業以欲和于秦見齊王青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于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恥于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謂救宜陽）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于是懷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楚世家載此事

子懷王二十年是時宜陽未拔武遂未歸也大抵戰國之事多經辯士潤色故多差舛今從通鑑載于懷王二十三年

秦甘茂樗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甘茂棄軍奔齊樗里疾與魏和兵罷

解題曰按戰國策秦楚攻魏圍皮氏楚王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于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使

人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
城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
請效之曰復國楚秦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
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此甘茂既奔樗里疾與魏
連和之由也

秦以樗里疾爲丞相

解題曰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
相無三公官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遂弑惠文后出悼武王后於魏

解題曰惠文后昭王之適母也悼武王后惠王嘗所事君母也自昭王宣太后之立魏冉獨擅國事二后及大臣諸公子皆失職不平故相與為變事既不克昭王之位始定而宣太后魏冉之權亦固矣

楚倍齊而合秦秦迎婦於楚

解題曰按楚世家懷王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

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

魏城皮氏

解題曰去年圍故城之按水經注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伐我皮氏翟章率師救皮氏十三年城皮氏

周赧王十一年秦昭王冠

解題曰按秦紀惠文王昭襄王皆生十九年而立皆二十而冠則當在元年而本紀皆書於三年兩書必

有一誤也

秦昭王楚懷王盟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解題曰上庸本庸國地屬漢中今爲房州竹山縣楚莊王始滅之屈匄之敗爲秦所出甘茂數張儀之功曰南取上庸蓋上庸漢中之要地也至是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于黃棘故秦復歸之也史記正義曰黃棘蓋在房襄二州

周赧王十二年秦取魏蒲阪陽晉封陵

解題曰陽晉本紀年表作晉陽晉陽趙地也今從世

家史記正義云蒲阪河東縣也陽晉在曹州乘氏縣西北杜預曰曹魏下邑也封陵在蒲州

秦後取韓武遂

解題曰甘茂所歸者也

周赧王十三年魏襄王韓太子嬰朝秦秦昭王會之於臨晉以蒲阪歸魏

解題曰臨晉秦地臣瓚曰在河之西舊說曰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

周赧王十四年秦蜀郡守煇反司馬錯定蜀誅之

解題曰本紀云蜀侯煇反年表云司馬錯往誅蜀守
煇蓋煇始爲侯而終爲守也

秦伐韓取穰

解題曰今鄧州穰縣

秦庶長奐與齊韓魏共攻楚敗楚于重丘殺楚將唐昧
斬首二萬

解題曰楚太子殺秦大夫而亡故伐之

趙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

解題曰惠后吳娃也娃方死憐其子而將立之故命周紹傅之也按戰國策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人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以酒食而求見于子子謁病而辭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乎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知慮不躁達於[illegible]

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敎而不快和于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寡人以正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道之以行義勿合溺苦于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紹郞紹也武靈王廢長立少之意已見於此而其論立傳時有古之遺言故錄之

秦涇陽君爲質於齊

解題曰年表載于明年

秦蜀郡守李冰鑿離雀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

解題曰按桑欽水經江水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水沫水沫音大末之末從東南來合而注之酈道元注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脈漂疾害舟沿歷代爲患蜀郡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即沫所穿也溷崖即離雀江水東逕成都縣江水出岷山東南過氐道縣北江水

又東別爲沱又歷都安縣又逕臨邛縣又逕江源縣又東北逕郫縣又東逕成都縣乃東南過犍爲武陽縣也縣有二江雙流郡下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前漢志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饗其利也傳記失其年今附於昭王誅蜀守煇之歲

魏史起引漳水溉鄴

解題曰漳濁漳也按水經濁漳出上黨長子縣西歷壺關屯留武安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漢志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

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漢志載於李冰鑿離堆穿二江之後今從之

周赧王十五年秦樗里疾卒以樓緩爲相趙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爲秦相秦免緩相相冉

解題曰冉內挾太后之重外結鄰國之交此所以代

緩爲相冉傳云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爲秦相然則趙亦惡緩識其國之虛實歟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

解題曰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是時赧王猶在西周謂之故天子之國者蓋諸侯不以爲天子久矣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又曰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

齊明(當時之辯士也)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又曰東周欲爲稻田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

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水下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又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其微如此其所爭又如此可不哀哉本紀載於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之前今從之

韓太子嬰卒楚圍韓雍氏將納公子蟣虱爲韓太子楚師敗蟣虱不得歸韓

解題曰按韓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

子蟣虱爭爲太子時蟣虱質於楚 戰國策曰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强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所謂太子幾瑟者也虱也公叔主公子咎者也齊師助公叔逐蟣虱者也文曰公叔胡衍出幾瑟於楚史記亦載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然則蟣虱當立爲太子不勝公子咎之徒乃出奔楚也

楚王欲內之遂圍雍氏 徐廣曰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襄王十九年紀于此亦說楚人雍氏楚人敗

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戰國策與世家所載緐錯重複不可詳考大畧則二公子各有所主

公仲主蟣虱公叔主咎蟣虱旣不得入公仲亦遂主咎耳

戰國策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幾瑟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所謂太子者咎也是時公叔公仲爭權幾瑟內得父兄必公仲也又曰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仇于魏而德王矣豈非公仲始主蟣虱而後亦持兩端乎

擅嗣不定大臣外連敵國相與爲市國之不亡者幸也

韓徵甲與粟於東周

解題曰東周服屬于韓故徵之也按本紀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使蘇代見韓相國裴駰曰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放秦也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戰國策曰楚圍雍氏五月韓令尚靳求救於秦宣后曰救韓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矣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入言於秦王果下師師於殽以救韓此即周紀所載楚圍雍氏之事也楚前圍雍氏秦惠王猶在位安得有宣太后乎楚後圍

雍氏廿茂出奔已數年爾者皆不合今附注于此

秦華陽君伐楚取襄城史記正義曰許州縣也地理志云屬潁川郡

趙攻中山林胡樓煩壤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置雲中雁門代郡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

解題曰按前漢匈奴傳晉北有胡林史記正義曰湖州春秋時北地也如淳云即澹林也樓煩史記正義云嵐州樓煩胡地也之戎燕北有東胡史記正義云烏丸之先也後爲先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括地志云烏丸國本東胡漢初冒頓滅其國餘保烏

丸山因爲以號**山戎**史記正義云左溥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趙武靈王變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史記正義云在勝州榆林縣東也**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史記正義云郎嬀州**漁西遼東**正義州縣**右北平**史記正義云幽州漁陽縣東南**遼西遼東以距胡秦秦開不知當燕何君之世然秦武陽乃開之孫計其年或在昭**

王時令從匈奴傳繼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之
後史記正義曰九原在今勝州

周赧王十六年秦將軍芈戎攻楚取新市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江夏有新市縣

魏襄王與齊湣王會於韓立公子咎爲韓太子

解題曰按戰國策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
胡衍敎公仲謂魏王曰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
請太子是齊魏皆主咎而排幾瑟也故相與爲會而

立之

秦昭王誘楚懷王會武關至則執之楚大臣共立公子橫爲王是爲頃襄王

解題曰懷王將入秦昭睢屈平皆諫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按水經注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秦之南關也通南陽郡左傳楚左司馬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將通于少習以聽命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史記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

秦以田文爲秦相

解題曰昭王聞孟嘗君之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止之齊湣王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爲相

周赧王十七年秦以樓緩代田文爲丞相囚文欲殺之文亡歸齊齊以文爲相

解題曰本紀在明年臨川王氏 安石 曰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狼之

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
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
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
所以不至也

齊韓魏伐秦敗秦軍于函谷關河渭絶一日秦使公子
池割河東三城以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解題曰按史記戰國策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秦三
國攻秦入函谷秦昭王謂丞相樓緩曰三國之兵深

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子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

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孟君嘗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强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合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爲和合敝邑以此告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

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來講解遂罷兵三國之兵既退秦不果出楚懷王潁濱蘇氏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于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仍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如此其壯者也

夫兵直爲壯曲爲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功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唯不過恒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通鑑戰齊韓魏諸國伐秦秦割地以和爲懷王卒之後按孟嘗君欲合秦出楚懷王以和則是時懷王固未卒也秦紀載諸國伐秦懷王奔趙及懷王卒皆書于秦昭王十五年亦非也當以年表爲正然年表今年既書三國伐秦昭王十一年又書韓與齊魏擊秦秦與韓武遂魏封陵以和亦恢分一事爲

兩事耳公子池割河東三城以講三國武遂封陵皆在河外河外卽河東也獨齊臣之名無所考

趙封公子勝爲平原君

解題曰趙年表書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勝惠文之弟也是時惠文王尚少肥義相國公子成李兌用事勝之稚弱豈有爲相之理特以王弟而受封耳

周赧王十八年魯平公薨子賈立

解題曰按楚年表魯文公元年當赧王二十年則平公之卒當在十九年從今通鑑考異書于十八年

大事記解題卷四終



